

胡適一二三事

●林光顯（書法家·詩人）

確是誠意正心君子

胡適，安徽績溪人，生於前清光緒十七年（一八九一），歲次辛卯，農曆十一月十七日未時（陽曆十二月十七日）。原名「洪騏」，當時因為投考官費留學，念自己英文程度不夠，取「適者生存」之意，單用一個「適」字應考，居然考取，遂因而終身以「適」為名，別字適之。

胡適的父親胡鐵花，前清時曾在臺灣居官（著有臺灣紀錄兩種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重印），因此，胡幼年曾隨母在臺南（即今之永福國校）居住。胡為繼室所出，生母慈祥和藹，對前妻所生兒女，不特不刻薄，反而時受嫡出兒媳之氣，但她都能忍耐。胡適丁父憂之後，即由生母主持家計，管教甚嚴，所以胡適得力於母教為多。

他少年在美國，雖飽吸自由空氣，但於男女間之事，絕不苟且，傳曾一度與陳衡哲女士相戀，不過好事者臆測之辭，後來陳女士與任鴻雋（叔永）結婚，過著美滿的家庭生活。而胡適卻回到故鄉，仍與母親替他早定下的「盲婚」江冬秀女士結婚，始終享受唱隨之樂。足證他凡百俱能

順從老母之命。後來養兒育女，數十年歲月，無論識與未識，絕未傳聞過胡適有半點浪漫史，民國五十年（一九六一）蔣夢麟與楊杰遺孀徐賢樂女士，來往密切，擬訂篤盟時，胡適以老友關係，致函蔣夢麟表示異議，勸蔣審慎為佳。理由是徐賢樂女士在對日抗戰時曾與軍界聞人楊杰（耿光）成婚，繼因銀錢問題，終告仳離。楊杰原係叱咤風雲，統兵出入戰場的名將，且沒法駕馭徐賢樂而不得不讓其下堂別去，蔣夢麟一介書生，年華老大，殊不宜與此曾經滄海難為水的名女人結為伴侶。結果，胡適不幸而言中，可知他是一位真能「誠意、正心、修己、齊家」的正人君子。

高招愛惹古今老虎

胡適在北京大學任教時，年未滿三十，是繼陳漢章（伯葵）之後，教中國哲學史，所編的講義，便是他所著的「中國哲學史大綱」上冊，他的取材，與陳漢章固然不同，即與其他的一切體制也有別；他丟開了唐虞夏商時代，逕從周宣王以後講起，以詩經作時代說明，那些久有三皇五

帝印象的老學生們繼續小心聽下去，竟然聽出一條道理來，深覺新穎而有趣味，教室擠滿，連走廊都站滿了人，粵語謂之「頂籠」。已故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，便是以非哲學系的學生去旁聽，而欽佩胡適的學問，奠下了他們以後三十年篤厚的師生之誼。

胡適未成名之前，另有一套打知名度的高招，辦法是：「專打學術上的古今老虎。」他所說的「隻手打倒顧亭林；雙腳踢開錢竹汀。」便是他所打的古老虎。批評梁啟超，不惜一切的指出他的錯誤，便是他所打的今老虎，他千方百計要惹起梁啟超的注意，不得已要答覆，繼之以筆戰，胡適與梁啟超的大名，於是乎並駕齊驅了。雖然，胡適登龍有術，若無真實的學問作後盾，還是不行的。

胡適第二篇惹大眾注意的文章，是「中國文學改良芻議」，仍是用文言寫的，第二篇是「文學革命建設論」，使用白話文寫了。他所著述的文章型式，除中國哲學史外，以「水滸傳考證」及「紅樓夢考證」兩篇為模範，在過去三十四年中，作考證文的人，照他此種格式的很多。



①胡適寫給作者的親筆手跡。

②民41年胡適（左）、陳誠（中）日本駐華大使芳澤謙吉（右）合影。

③右起：李石曾、張群、吳鐵城、胡適、王寵惠、莫德惠、黃國書合影。



胡適生前出版的著述，除上三書外，尚有「白話文學史」、「嘗試集」（白話詩）、「藏暉堂劄記」、「胡適學術近著」、「四十自述」、「人權論集」、「胡適文存」等多種，還用英文寫過一本「先秦哲學史」。

白話文也有簡練句

胡適提倡白話文，曾受盡若干的老學究所反對，當時有位教授林損，曾把胡適罵得狗血淋頭！林損所持的理由是：文言簡潔、清楚、水準高；而白話文則拖沓累贅，若果拍電報，更非用文言不辦。但他對林損的反駁，亦殊有力，他舉一個例：有一次，有一間內容複雜的學校，要請胡適當校長，他不幹，拍電報去推辭，電文上只有「幹不了，謝謝！」五個字，一切意思都包括在內，這五個字可說是有千斤之力，為文言所不及。過了些時，林損亦罵無可罵了，因為白話文已普遍為大眾所樂用，形成風靡一時。

國民政府在大陸時代，胡適寫過一篇「知難行亦不易」的文章，當時曾引起一場筆戰，首由潘公展站了出來，雙方據理立論，各有千秋。記得早在民國十六年，胡適刊行所著的「人權論集」，蔣中正總司令就於此時起認識他，爾後蔣總司令對胡的推崇，與日俱增，而胡適亦能謙遜有加，僅就抗戰時期，一任駐美大使，及他自己所喜歡就的北京大學校長而言。於此可見機緣的遇合，是會不期然而然的，亦非始料所及的。

面斥陳濟棠論讀經

胡適的意念極為堅定，當民國廿一年，陳濟棠稱霸南天，一時有小康之局。是年，他受廣東嶺南大學之聘，南來講學，當到香港後，因言語不通，引起誤會，有一些輿論頗令其難堪。迨胡由港赴穗，更有些推波助瀾之徒，擴大其事，向當日的南天王陳濟棠大講胡適的壞話，擬用政治壓力，不讓胡適在粵講學。

幸當時粵省主席林雲陔等對胡尚表歡迎，且為胡向陳濟棠作先容，並由林主席陪同前往梅花郵拜訪陳濟棠，抵步時，在那虎視森嚴的氣氛中，賓主坐定後，陳濟棠究竟是軍人本色，以先入之言為主，開口向胡適大發議論說：

「百粵讀經為我所主張，祀孔亦為我主張，拜關岳也是我主張，我有我的理由。民十五，我去過莫斯科，觀察之下，認為共產不合我國國情，因而決定我的政治方策，第一為生產建設；第二為做人。我之崇拜關岳，讀經尊孔，均為提倡「作人」道理的基礎。做人必須有「本」，所謂「本」，必須於中國文化中求之，苟欲做人而不崇拜忠義聖賢，是為忘本，忘本之人必當唾棄。」

陳濟棠辭厲而莊，對提倡新文化之胡適竟絕不客氣，且謂：「中國今日之教育，均為亡國教育，而所謂科學，亦祇知其皮毛，何能建樹？學不到他人的科學真髓，亦不能創造，徒然忘本，非亡國教育而何？聞胡先生亦反對讀經，是嗎？」不料這位文縷縷的書生，不慌不忙，用極肯定的語句答道：

「對的，我反對讀經，尤其是反對陳先生這

樣的提倡讀經。」他如此答，實出乎當日權傾華南的南天王意料之外，陪坐的林雲陔主席及其左右，亦為私心惴惴，大感不安，因為在陳濟棠面前隨便說出「反對」字眼的，胡適實為破天荒之第一人。

胡適雖語出驚人，但胸有成竹，接著使用有系統的，有充分理由的，似教授般的神氣，向陳濟棠娓娓其詞，婉陳其道理。陳濟棠雖非文人，但總有些天賦聰明，尚能略解其大意，亦覺胡適言之成理，遂無話可說，反為懷疑那些攻擊胡適者，是出於妒忌而已。胡適對於權貴之人，亦另有一套本領對付。

帶著止酒指環戒酒

曾以「哀瀟陽」一詩出名的馬君武博士，是胡適的老師，馬君武不特於科學有相當的造詣，文學的修養亦深。胡適平時甚佩服這位馬老師，他在廣州小住之後，特再轉往廣西省視馬君武老師。盤桓相當時間，然後返回北平。

胡適的生活方式，有幾箇轉變，可是也脫不掉文人愛酒的習氣，喝酒可就不少。有一年，適逢其生日那一天，他突然收拾閒情，聽信賢妻的話，實行戒酒，江冬秀夫人送給他一只戒指，上面鑲有「止酒」兩字，胡適欣然佩戴，從此宣布戒酒。

此外，胡適還愛打小牌，但只四圈最多八圈而止，且美其名曰：「衛生麻將」。此名辭亦是由他始創的。胡適愛歷史成痴，凡事都要考究來源，因此有時似「書痴」。但他究竟絕頂聰明而

機警，到了相當田地之時，他的進退舉止，自能恰到好處。

推介落花生到港大

胡適當年南來，道經香港時尚有一事可大書特書，他留港之日，香港大學招待他，禮為上賓，那時港大剛剛增設文學系，欲請他擔任系主任，他因無法分身，加以言語不通，乃介紹懂粵語、閩南語之許地山以自代（地山，臺南人，為許南英子，號落花生，著有空山靈雨、扶箕底研究等書。）許地山本來是北平燕京大學的教授，該校待遇並不優厚，轉來港大後，立即聲價十倍，薪俸拿港幣，住洋樓，坐汽車，在港風頭十足。抗戰期間曾組港九文化教育界抗敵後援會，頗有績效。至今港九教育界老一輩文史學者人士，無人不識許地山，胡適可說是許地山的知己第一了。

抗戰時，胡適遠赴新大陸，他既以中國的學者著名於時，美國人最富於好奇心，各方皆請他講學，成為最忙碌的學人。國民政府那時退守重慶，形勢岌岌可危，亟盼友邦之協助，乃利用美國人禮重胡適之心理，特派其為我國駐美大使。

眼中全沒有宋子文

民國廿九年，抗戰正在最艱苦階段，珍珠港事件猶未發作，宋子文以外交部長身分，遠赴美國訪問羅斯福總統，企圖爭取美國的援助，久駐華盛頓。胡適是讀書人，雖已出任大使，平日仍喜作抗戰的文字，披露於報章雜誌，鼓吹抗日，

他對於宋子文，尚有幾分客氣，至於隨宋子文部長出國之參事秘書等，胡適顯然未把他們放在眼內，因而宋之左右，遂任意說胡的壞話，俗語說得好：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」他們遂以胡適亂寫文章為題，在宋子文面前，對之施行總攻擊。宋子文亦一時大意，竟下一張條諭，囑隨從秘書，通知胡大使，嗣後大使館所為宣傳文章，事前必須先送外交部長閱過，方能發表。

這樣一來，胡適博士不免勃然大怒，大發牢騷，竟置之不理。一面致電重慶，請辭大使之職。論者說，此事宋胡兩方面，皆有未合之處，宋子文果欲先看胡適所寫文字，親自向胡言明對外步驟要一致，發表文章，固屬必要，最好事前連絡一下，以免與外交部所發言論相左，而收聲氣應求之效，請其於文章發表之前，先賜拜讀。若能如此善為之辭，胡適是聰明人，豈有不諒解之理？乃突以條諭方式，由隨從秘書通知，胡適如何吃得消？

至於胡氏因此憤而辭職，亦似乎大可不必，凡人皆有自尊心，本是應該的，但一己之問題小

，國家問題大，胡適如此沉不住氣，不無「國事看得輕，自己看得重」之概。

某年，胡適博士由美回國，南下講學並為臺南永福國民學校紀念館剪綵植樹（永福國校原為前清臺灣鹽務局舊址，胡適幼時曾居於此）我迎之於成功大學招待所，當時今總統府資政楊亮功先生亦陪住該處。胡適曾為筆者書杜句「不眠憂戰伐，無力正乾坤」十字。偶檢行篋，遺墨赫然，展視良久，無限追懷。民國五十年二月二十四日，胡適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會議，下午六時在招待院士會議席上，心臟病突發謝世，筆者曾作誄詞四首，茲附如後，以結束本文。

「愁語無為合鑄金，早從文字識公心。只憐玄鶴高寒去，辜負蒼生渴望深！」

「五四聲華弱冠馳，虛空尤覺太音稀；卅年憂患傷沉陸，一讀遺篇一淚揮！」

「鵬飛持九三年去，披髮排雲叩帝關；漫說天民有先覺，終悲無力正乾坤。」

「誰識神州夢正酣，幾多幽怨滿東南！辯誣白謗知何補？國瘁人亡兩不堪。」



民國三年時的胡適。